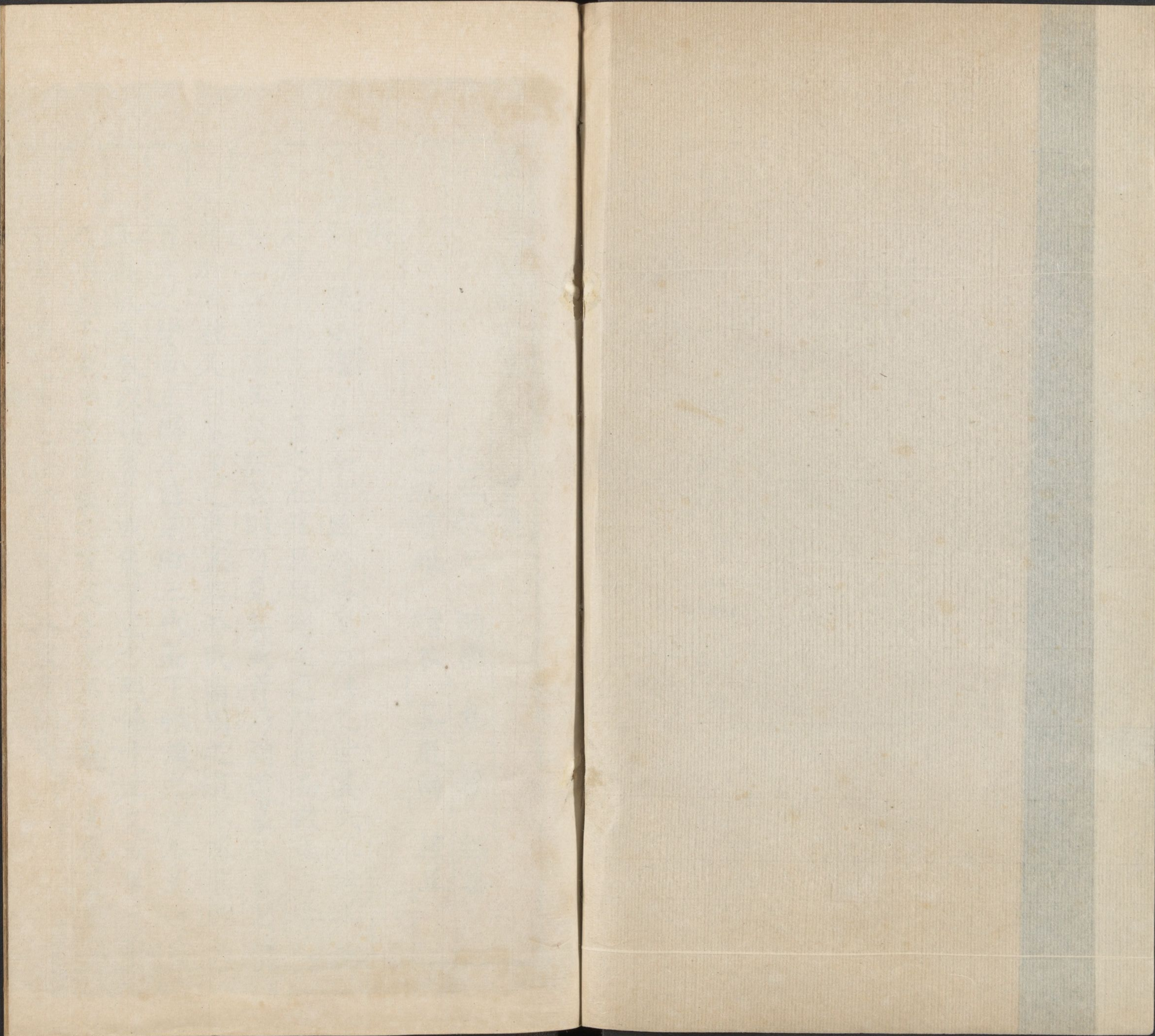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21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6

75781/278(7)

7



歷科廷試狀元策

首集

巳丑狀元

漪園

魚

蛟

編集

巳丑榜眼

曙谷

吳道南

校正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於胥庭沕穆之世其民不誘而親
 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淳風既邈至道靡得而徵焉二帝之
 典三王之誥其粲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於書契德
 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豈
 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違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近古
 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優于孝文或美元和
 之治懿于未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夫道萬世無
 弊弊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數言固自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于今數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于風雷定
保比之金石其稱今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

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偏黨詰凶頑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揚厲之歟朕祗遵

先休恪遵成憲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者儲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誘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
愈甚徃士伍辱將校今則操刃嚮之矣徃屬吏傲官長今則
靈章彈之矣徃宗庶許親藩今則衷甲攫都市矣徃豪右陵
有司今則衿弁闕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禮而傷教者難
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誠之不悛即三令五申徒勞置郵一
切寢闕豈奉宣之失職歟抑今頽法弛所以救之者非其術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
咎惠文虛列率遺扞罔之姦今何以能簡法何以能嚴教茲
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孚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以
寧壹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臣翁正春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機
擴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正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耀遐邇
使萬民之心志耳目日繫屬於象魏而被濯維新者是也實
心者何黜繁縟之文疑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神意慮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
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而

天下卽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卽其眇篤懇切者奧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下卽以神孚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旒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靈晏然若盤盂之永謐者繇此道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刷焉而天下之勢卒日流於潰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而非心以宰之則粉飭徒具粹白已漓政教號令安所凝而注焉而天下之機卒日至於頽弛而不可振此輓近之陋習庸主之淺固宜淳熙鏢懿之理寥寥罕覩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天縱玄德應五百載之昌期

躬撫瑤圖紹億萬年之正統出

齋閣箴銘以檢心性

志勅時幾罷貞觀政要而譜禮經

神游聖學流在歲之澤中外沾濡廓嚴肅之威華夷震疊治隆

化增蓋已躡三躒五卑視近代而權擻之矣迺猶

聖不自聖進等而首諫以帝王文質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宜

終有感於玩愒悖慢之風而深惟乎尊君安國之術臣有以

仰窺

陛下之心卽虞帝之嚳咨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夏竦夜蓬

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乘泰交之會以効芹曝矧

清問諄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
四方蓋八紘之廣林總之衆風氣異宜習俗異尚博習教以
相傾負才欲以相役匪整齊之則亂匪約束之則爭忘人者
續神靈之統握君師之權而爲萬民主者也所以整齊約束
俾之順執嚮方焉者疇能意喻而色授之道必有假於今矣
臣稽胥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因
革靡所沿襲渾上灑上蓋志言之至理而洵穆之玄風也烏
覩所謂令哉喬姪以降堯明五教而萬邦協舜微五典而百
揆叙敷命率常禹之謨也紘猷修紀湯之烈也迄成周經制
大備而昭明之化爛焉之數帝王者質文遞變豈競飾繁悅
以炫天下觀聽而政鑿古朽哉義皇世遠民僞滋矣如必欲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扶離朱之目與天下相安

無爲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猶是
之必寒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不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不
可爲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迺其
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慤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綢繆則固
有不專恃今者在世主闇於大較深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
寡怨而商周滋弊也則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覩聖人運治之
精矣三代而下近古之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
誥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豈非以徒今哉蘇今觀之柔道
化民孝文之治媿矣迺崔寔以孝宣爲優慧蔡戡以永平之
政嘉矣迺曹丕以元和爲懿不知乘弱之後而今嚴斯一時
振刷之效起然三疊一開卒爲基禍之主則孝宣未甚優也
乘強之後而今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實惠之寵竟啓烈

威之漸則元和未甚懿也雖其寬嚴異宜免后或不相襲委
以未適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弊者
道道者權衡乎文質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敷言
之本者也彼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以於風雷
定保比之金石胡稱今慎重若是詎非以蒙養於道為之宜
洩而不在區區告誡間敷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滌胡元再造寰宇創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臣
嘗伏讀

祖訓大誥諸篇星列棊布間若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誥奸
頑真洋洋乎典謨竝茂闕石俱傳矣夫都有頓綱挈裘之體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牽文拘俗之陋二百
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勵震肅者又甚詳

維時薄海內外銜餘飲醇帖然循守罔敢越俎無鈞繩而
可携無關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

陛下紹天閭繹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犁然悉
矣固宜將士效腹心之誠百寮崇揖讓之雅

藩輔合行葦之誼警序敦樸越之風卽有魍蜮亦當潛消於太
陽下安敢矯虔亢命其間哉胡世教衰物情玩適有不勝其
弊者曩士伍辱將校變非輕也今且操戈嚮之矣邊鄙之紀
法安在曩屬吏傲官長事非細也今且露章彈之矣尊卑之
體統奚存以宗庶訐

親藩倫序不匄置乎至於裏甲攫都市克橫胡可言也以豫右
陵有司名分不弁髦乎乃於士閭公庭縱恣將何極也他如
此類尤難悉數顧詔之不見聽誠之無按心誠有知

聖制所謂勸誘愈亟而玩愒愈滋禁戢愈詳而悻慢愈甚者茲欲
一舉而振飭之道將奚繇語曰治悍馬者利其綴策矯曲木
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勢何以異此臣以爲非可姑息貸虛詞
借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政實心者非他省
議論也振紀綱也省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斷也方今小加
大賤防貴跋扈無良鴟張罔忌人心玩矣國是搖矣而憑唇
吻者輒肆意於雌黃沽名譽者競騰頰於章牘辱將領則奪
將領之符辱監司則褫監司之組言及懲宗庶則見謂宗盟
之當厚言及振士習則見謂士氣之當伸此是彼非甲可乙
否名實亂於築舍之謀刑賞混於盈庭之訟致令瞋目語難
之夫滴濁跳踉而莫敢誰何安在其警奸頑而重國體哉
臣謂議論宜省也議論省矣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

震懼而不敢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雖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廉其
實卽奮然一大創之攘臂干分渠魁必僇裂毗首亂兩觀必
誅情有可卹也而構煽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冠
履之分必不可不正今嚴禁肅有若董安于之論高山絕澗
馮牛不入者誰不搏心揖志以安分守哉故臣謂紀綱宜振
也夫紀綱者法也而有法法焉者蓋四海億兆之衆不從上
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遵軌順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法
而在其行法之意故干行越紀之誅加於小弱而或回貸於
強悍則法不行疑鼎東濕之禁施於孤寒而或寬假於勢要
則法不行斧鑕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合則法
不行風霆之號肅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搖則法不行

必也恩不以卑賤遺罰不以強貴阿既不以嘔煦惠奸又不
以姑息蓄暴執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
地此又臣所謂者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絃
鼓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今出人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心
則其意慮常貫其窾會常通故今出人咸信之而不忍叛
幾哉國體崇人心壹乎雖然務實以圖治者詰后之懿軌也
用人以弘化者英辟之計猷也誠念邊鄙而簡用撫臣則投
醪挾纊足以生威而庚癸之呼自息念民瘼而慎擇大吏則
茹藥飲冰足以率屬而陵替之風自維念

宗室而宗正泐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賢
斧斤可以不煩矣念庠序而師表得人如胡瑗者斯訓迪有
方士皆鄒魯關里之行絃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尤

要也迺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陛下靜攝齋居盱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豫矣顧天人之介易
淆危微之關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艷郁一切可喜之
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惰麻而弗振幾務廢闕而弗張其
所繫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邃密而不闕

大廷計慮乎萬年而不忽微眇親近乎碩輔而不惑愴壬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康濬之志誠精明之慮生故號今未殞而志所嚮徃便為

雷澤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由是遠猷定命大寶
成孚將臣工祇承疆宇寧謐用以媿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漢令毋容置喙矣此非臣臆說也宋儒

程頤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卽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俯垂察焉臣草茅卑賤同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乙未科萬曆二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填櫟二柄以馭寰宇庶幾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音之開基英主以授戈講藝選士
弘文為美譚而周公訓克詰召公誡張皇顧諟切於成康邠
隆之登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攸
重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錄武既以

神武之畧為萬民請命迺禮賢置館即嘗

締造之初延儒直制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未

列聖祇紹

漢烈顯承治於朕躬嗣膺丕緒光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餘年
威憚乎四裔方內安於覆盂而譚者廼謂今文具大憲武備
寢弛試舉其槩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弓矢猶未備
何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
何以張捷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然錦符繫組封賞
非之也而聞鉞偶虜動稱無將列屯坐食尺籍具存也而舊
符竊發輒苦無兵其弊安在意若人情狃於宴安而法制墮
於積習非七為振飭不可歟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中
國之長技五者有因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者有請與大臣
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以選勇果習戰陣為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總總於經武保邦善慮其遠
又或謂安邊捍盜必先治內謂惟以兵無將繇朝廷二弊者

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廊廟脩之紀綱自可以精神折
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平而方隅多警斯亦居安
慮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秦弓而理將欲經文緯武
圖修攘之實政以為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爾諸士其悉
忠摠畫明著於篇毋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法宋之蕃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強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宜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攝服而無廢弛頽墮之
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而勅勸由中出而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所嚴決而無汗格偏駁之意蓋惟
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之文具以疎牖戶綢繆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賴廟廊之武畧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帝
王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父長者其道端
不出此有如恃武之足以勦亂而置文事為綉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矜文之足以飭治而忽武備為疎節亦
非所以奠宇成之弘庥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
處况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靡
常基隆難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不免漸漬而歸於
積衰極弊也圖修攘保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畫倫而王度先昭於海寓

文文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壘於寰區

省躬約已凜凜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渙馳以俱流

殫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為防而震耀業乾明以並著東西龔服

固也

樽俎而鈔折衝之功士伍風偷亦且

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退等於

廷而諏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究

當時文盛武弛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惜時保業

之慮即臣等亦嘗有繫於衷耶且愚敢不秉誠披丹以效芹

曝於萬一乎且聞除亂利用武與治利用文者酌機權以康
天下之急務也亂退而風勵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樞
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先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講藝於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郅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
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以文勝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振
起之圖精神之默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爲武必不以浮
靡爲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猷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心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習

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亂順內威外
之畧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是錯因漢制之襲于
安富而匈奴之數困中國也欲以利器鍊卒知兵擇將之四
要握其機以勁弩長戟而兵輕車步鬪之五技逞其長杜牧
因唐制之變爲彊騎而國勢之漸成驕弱也作原千六衛以
明初制之善而制慨于變法之難欲置府立衛以復祖宗之
舊而潛杜夫叛篡之禍范仲淹司馬光因宋制之器於文爲
議論而西北之交爲我齟齬也請與大臣講武畧舉忠謀任
邊務以壯長勝之威請選勇果於材官習戰鬪於平日以盡
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深長策事而真知保邦必本于經
武熙洽不貴消兵也至若探本窮源則又有如韓琦所稱治
內必先而後安邊捍盜之效可謂三藝務去而後無將無兵

之失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弊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忠
佞之當分也浮費之當節也橫賜之當罷也逸游之當省也
奢靡之當禁也干請之當絕也僥倖之當抑也號令之當謹
也賞罰之當明也功實之當責也此其兢于人事而實陰有
補於武備豈非往昔之覆轍而可為今日之明鑒者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仗劍以清函夏而禮賢置館即在徑物多事之秋
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直閣不越圖籍誕膺之始信
為武不廢文而遺

十一朝以安攘之大計倡億萬載以保業之宏摹者矣嗣及
陛下聿續丕緒之垂光撫大平之盛誠有措海甸一安瀾而暢餘
威於四裔者乃

清問所及猶慮武備不若文俱之條而惓惓為振節安攘之實政

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為天下根
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嚴習蠹猶
故則在以簡曩為綱紀而精與主帥相通則主帥未有獨與
偏裨士伍相沮闕而不接續超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為京師
襟帶戍卒之勇悍固所以張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伍
未實則在以訓練為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
獨與邊將騎卒相攜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
材官星布募列而專誠分關輒之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乎
而執弩乳口者不得與將運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
精神常徹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組者安往非真將軍
之亞夫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葦符竊發動稱兵弱則
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侵占影射者不得視疲兵弱肉而貪

雖安恬寵故間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脩畚鍤者安往非趙充國之金城也宴安之情雖人之所共徃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遠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當有各司其職而不爲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啓明通觴柔樞固當有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機括運而中外之兵制既以脩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人心益以浹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稱文治之精華且將賴以長聚而不離即方隅有警奚損極治之萬一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動

陛下乾惕之衷而衍泰寧之運石矣况東顧而鯨波已息西畧而么麼可乎又何足煩慮緩而陳不必然之畫哉抑太平有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經世有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謂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旅益

陛下已洞晰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舜禹之化行將媿美虞廷養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爲他圖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脩末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可以轉弱爲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簾陛而成泰交精神一勵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蕩荒亦有以孚心志而樂歸命刑禁旅親承

輦轂之風猷其顯化既達於抱鼓遠戍獨荷優渥之賚予其感敷益切於銘鏤材官寒谷於世實之久延豈無報廢自天

念屯收沾濡於新鑿之水底或忘制長使健之恩而惠其終
狃於宴安墮於積習於振飭之效不可發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細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細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望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禮賢置館延儒直閣之初制而咨詢不憚於勤勩則議及
修攘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詳審嚴密之體因可以鼓流
通貫徹之忠繼

美於函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春注不吝於蕃錫則功在
修攘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集
惠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鼎盛而移慮於自逸之途則獨運於

璇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簷蔀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盈
而適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與
遐陬僻壤相昭宣其以仰承

祖烈而跨越成周端有不出戶而知天道不大聲色而坐制四方
者矣臣伏讀

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悉據忠蓋則舍清心寡欲別無所以肅
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蕩蕘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 萬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羣疑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為務唐虞之時明良相信無為天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載九載屢省乃成爲法亦何備歟世降而法愈詳人益僞名實溷淆治亦剝散或乃曰誠感則乎第宜一切用君子長者之道但不知誠在中何由而達昔之考詢云者豈其誠未至歟後世之綜核者毋若漢宣帝當時吏稱民安可謂效矣乃尚有僞增受賞者意檢察之猶未密歟若文帝躬修玄默簡節疎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顧謂老宣不如又何指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竝網陳此法度森嚴旌在推奸暴用夏變夷重開鴻荒

列聖傳承有加無墜至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英斷如神振急起衰制禮作樂品夫其儀
雨露威風靈赫然中興光紹前烈於鍊或竟垂當年而功
流萬禩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政惟名實為兢兢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
心誕慢成習曠官不慙而越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利口
賢求其循理奉法憂國如家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
衰言華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遺矣而
吏習尚偷教化宣矣而士風尚詭賑恤頽矣而民困未蘇
戎兵詰矣而撻伐未張慮讞詳矣而寃滯猶多工費釐矣
而虛冒猶故束舊章而不守懸新詔而不遵求治彌勞
效彌遠誠不足恃法不能維意者朕不敏不明無能風之

歎茲欲循名責實黜無稽旌有功俾治理遠駕漢宣以之
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富始進心志精白俯
仰世變必有概於中矣宜各據所稟滿言之朕將採而行之
焉

臣趙秉忠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實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效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實
心而後可以淬勵百工振刷廢務有以臻邦隆之理何謂
實政立紀綱飭法度懸諸象魏之表可乎令甲之中首於
巖廊朝宇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廢職經之緯之端
鉅纖悉矣不備具充周嚴密毫無滲漏者是也何謂實心
振怠惰勵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趨於實事之開治於實

穆清風於葦葦設邦畿者以爲遠遊之治之精也
慮無不暢達肌膚形骸毫無壅闕者是也實政陳則臣下
有所稟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散漫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有所照契蒼赤有所
孚意氣以承軌度不踰無叢雜惰窳之患而治本固
治具則不徒馭天下以勢而正示天下以守相維相制而
雍熙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勗而致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爲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馳不出廟廊而令應於梓嘗用此道耳
厥後崇清淨者深居稱朕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虛冒
總事空文人日以僞治日以蔽亦何以繼帝王之上理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責哉恭惟

皇帝陛下

毓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握於穆之玄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條整肅三重以定謨猷而

九圍式命蓋已操

大阿於掌上鼓大冶於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漢以

下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圖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

茅賤士何敢妄言然亦目擊世變矣願身托江湖有聞焉

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盡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

而無忌敢不披瀝以

獻

臣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之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
其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
曰天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興理
致治與之端於天今夫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
茫輕清曠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
共宣其職人人沾浩蕩普濟之澤在在蒙含弘廣大之休
無欠缺以虧其化無阻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真默醞
釀於太虛不已之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工耳然
則人君法天之治寧可專於無爲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
有六府之事之職司爲實政者人君寧天之心寧可專於
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是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爲實心

者粵稽唐虞之世居也垂裳而治始協和風動之休民也
畫象而理成之象徒欲之俗君臣相浹兩無猜嫌明良相
信兩無顧忌之古稱無爲之治尚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
試三載九載之省乃成法制又詳倫無遺焉蓋其濬哲溫
恭日以精神流注於堂皇欽明兢業日以志慮攝持于方
寸故不必綜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九官效職固以
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其吏稱民安
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察則檢察之所不及者必漏遺焉
故僞增受賞所從來也語玄默者首推文帝彼其簡節疎
目可謂濶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洋
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可
欲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急而救效之之民民已窺

我之踈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聰察之利亦得聰察之害實心常流而治具少踈則意動而速於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其焉神馳而懾於威民且困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厝規畫裕焉不設而上以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綜核之名而有莫大之利彼漢宣不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睿智原於天授剛毅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設謀定萬世之至計章考繫之高蹈潁川之治理必旌獎之以風有位浚民之鷹鷂虛衆之梟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蓋以一心行實政因以實政致功勳其載在

祖訓有曰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毋得阻滯而敬勤屢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緒固有加無墜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斷察姦棄者作之以精明制禮作樂議法考文

德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及與雷霆而其迅一時吏治修明廉績咸理赫然中興誠有以遠紹

先烈垂範後世也今我

皇上任人圖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誕慢成習誠有如

睿慮所及者故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逞者貽代處之譏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按職而責

之事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參冬官矣司不得分刑

今日所當亟圖者也耻言過行古昔有訓而競靡以炫者據

利口之羞有所逞於外之靡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而覈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捷巧不得與渾樸齊聲悃幅不至與輕浮共譽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遣無以居易其習爲今之計惟是廣咨訊嚴殿最必如張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潁川斯上薦剡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維風振俗也而士風尚詭即申令宣化無以盡變其風爲今之計惟是廣厉孝官独垂經術必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斯昇重寄焉而士下風矣四海

之窮民十室九空非不頽賑恤也而顛連無告者則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隱未達而漁臘者有以阻之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罰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內訌西支東吾非不詰戎兵也而撻伐未張者則守圭執袴之甯子無折衝禦侮之畧召募挽強之粗才暗弛張竒正之機兵費其養國不得其用何不嚴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黎氓之積寃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召祥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瀝問詳明者待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寃無所積矣天地之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冒不經何以恒足則妄費不可不禁也故藏竹頭惜木屑較吏有節者旌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乏矣

蓋無稽者黜則百工惕有功者賞則庶幾勸懲既明則
政治咸理又何庸虞之不可並軌哉而實心為之本矣實
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
惰窳而弗舉不然精神不貫法制雖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獻焉蓋難成而易毀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舍者此實心也
是必慎於幾微戒於宥密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
儼如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
之臨使本原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
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
充之以期於行一意動知其出於人欲而絕之必期於盡
愛憎也則察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
懼也則察所喜而欲為與所懼而下欲為口何事勿曰屢

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視聽注焉勿曰非遠人不得禁而
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之置立曰吾為天守制而不私議
興革一錢之出納曰吾為天守財而不私為盈縮一官之
設曰吾為天命有德一奸之鋤曰吾為討有罪蓋實心先
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致矣何言漢宣哉臣不識忌
諱干冒

展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辛丑科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隆古帝王罔不念祈天永命者而惟久道成化
得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傳稱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
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臨軒策士親賜制問有曰朕思首自三代
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
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
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時恭繹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列聖續承暨于朕躬天命自度夙宵揣慄常思遠追所聞不宣
近忽所見朕生之

皇祖 皇祖恒以敏

天法

祖親賢恤民為要務以經術為本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
以安靜飭邊圉官府之間肅然奉法華夷遠近穆如和風
至于稽古考文尤為謹備而皆發之于老忠本之于敬一
殿亭榜字皆取洪範無逸名之

淵衷所存廩廩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
思慕不忘尔多士雖晚尚有能揚勵之者歟我國家景運
繇

皇祖益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永莊編比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窺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揆寡昧景行惟勤誠不
知何所脩為而可幾此故不復更端即舉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尔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祇
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張以誠

唯對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命
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
極思何也人主之 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
也天命可去亦可 而每纏綿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
厚有以邀天眷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續續承於後王由夫羨壻默契有以遡心源而承之於奕
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棄而敬德以光
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迹拘而心法以合古
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
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脉于萬禩之久者其道端不出
此藉令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棄祖德如弁髦則雖極
宵衣旰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二即與天命二何以格穹蒼
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置吾心放逸則雖
按故府往牒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二何以由舊
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者求之心
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後人之
所以善述中興與繼世亦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立心即

祖宗之所以立德續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貽後嗣久
長治之休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聖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大有為之資

揚勸憂勤存不取康之念

畏天變而脩省之圖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

則人窮而擾害之戒特嚴奚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思濼澤與河海同其淵深

灌靈與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號稱極治

盛小海內喁喁方思歌詠太平然猶借時保業居安慮危

開承明之

廷進草茅之而與之圖維治安揚摧

祖德諫以持盈保泰之謨究以祈天永命之實而即以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臣等臣生也晚即
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况奕世之心源又安能窺其獲
槩乎無以對揚求之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備聖
德以開夫承前啓後之勳天欲觀至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典安民之畧故自古永命之君未
有不濟之久道化成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歟則其旨在不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成成王既道之
以疾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商周之主其享國最久者爲
法惟恭默嘉靖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嚴恭寅
畏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

遑暇食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源則
衆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彊固壽身
之道也無逸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滋於外而君德日益
下究民隱日益上通壽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而本
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動無所謂福也詩之言多福
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脩德無所謂福也傳之
言定命也而本於動作威儀則舍吾身之慎無所謂命
也慎之言動視聽之間而遂關乎吉凶之幾也疑之幾
微宥密之內而能格于穹蒼玄默之表則知祈天之道信
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窺天命於開基之初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始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且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熙洽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禱後先炳耀英風大略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羨堵視倣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窺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舊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艱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籍無

不盡窺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並子六經正廟祀而非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以舊典鑒成憲而非

法之事不以刑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姦逆

隙無向隅而海內謐於覆盂安靜以飭邊圉則波不揚於
海塵不警於邊而皇圖鞏於玉燭其他貞憲飭度稽古考
文凡以潤色皇猷黼黻太平者不可枚舉然其大要不過
敬

天法

祖親賢恤民四者而已景行先烈所以爲欽若昊天之實也親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爲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鑿鑿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思則志
必怠於率由沿心易肆非持以氷兢淵凜之念則勢必趨
於自用

聖制以爲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卽其洪範無逸名於殿
庭者直溯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傳非徒襲其麤迹矣茲欲紹明休烈承
圖至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實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簡在也以我

皇祖之懿德也猶曰親賢而試觀今日懷才抱德之彥能無
於草莽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被斥逐而棄不
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環及於逋臣者可法也閭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卷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承流仰沫之衆能無困
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弱肉強食而不得

自伸者乎則我

皇祖之還定以撫流移蠲租以議賑貸者可法也賢人既已在
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靈之而賢人爲之贊襄小民爲之愛戴卽
上帝陟降之際必寵綏之而福澤有不久長國祚有不綿遠者
未之見矣蓋我

皇祖持盈之慮在十有四年之初故以克敬開其始而遂成四
十五年安瀾之慶我

皇上保泰之謨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克敬圖其永而遠貽億
萬載無疆之休創守一心

祖孫合德將商宗姬誦陋於不足處而漢宋諸君置於不必言
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肅皇帝始也

太祖常曰今天下已平四萬無事高居晏樂夫豈不可然自古國家未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天命去留皆決於是安敢暇逸煌煌乎保泰之令謨矣

宣宗章皇帝常曰今四夷賓服海內晏然古人有言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有怠心少失防閑必有意外之變兢兢乎永命之遠圖矣主敬德以保盛治實

累朝心法踵而行之則而效之是法

肅皇帝者非即所以法

列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主一心衆欲攻之羣小伺之而且豐亨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而無不立至蒙安樂慶之久即或少有失而未至甚也故未雨桑土之謀哲后

之所以圖幾也而衣袵復墮之警亦世主之所以途耳也公卿之所矢謨杞人之所過計不過無逸一言而何幸於皇上親發之何盈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太平之慶中興之烈由

肅皇帝始之由

皇上成之而長久安寧在此一念決矣善之非難行之實難惟是致謹於危微理欲之辨嚴絕乎攻取誘慕之端而又力學以啓此心篤行以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四方艱難以儆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法以虛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繼其治統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甲辰科萬曆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爲尚矣豈其主神聖莫及
而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爲之共念
分猷臣伐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爲莫如堯舜禹
考當時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卽
列在巖廊而夙夜惟寅思日孜孜則彼左右宣力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爾省成爾而庶
事康萬幾理夫非臣之力歟供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瑩精太平嘗

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
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諭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

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以

太祖神聖而所求臣者如此惟時賢智効勞股肱畢力業俾勛

華世濟唐虞有以也諸士亦能揚厲其盛歟朕祗通

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雖以殿門未建深居靜攝而幾務常

親章奏畢覽兢業一念何嘗斯須少弛乃心勤而事在志

切而効疏吏治日媮民生日蹙士習日詭風俗日澆帑藏

日虛行伍日耗姦宄日巨災祲日聞其故安在無亦邇來

浮虐習勝翫愒弊滋如

聖祖所謂避難憚勞者多而

見人臣自為謀鮮不減

忠竭力為國家任事者少歟朕

力而讓能者幹國則魚

有謀國則否自拮据其家事無愛

心力為朕任事俾吏

銷肆予一人垂拱仰

其正言之毋諱

臣楊守勤

臣對臣聞帝王之理

而後能使群工翼勵

忠宣力之實念而後

治何也人君之所與

向而効忠者君也君

選天下之賢材以布

無以綜覈先推心之

其心力以抒九重望

位故必俯殫生平之智力以畢致於當官而無以身圖報
報主之義無以內顧忘許國之貞斯可以弼工整績而俾
事事咸協於理以奏萬方寧謐之化故明盛之世其君不
自以其心爲心而務體臣子懷自獻之心以爲心則委
信專而人皆得以展布其四體其臣亦不自以其心爲心
而務體大君虛懷側席之心以爲心則圖報切而君始得
以坐享其幾康當其時上有元首維明之頌而不聞有贊
責之名臣有股肱維良之稱而不聞有尸素之誚鉅細畢
舉朝野同風而無爲之治屢絕千古良有以也此非
今日安望哉欽惟

皇帝陛下

英資天縱秉仁義禮智之全

至德性成建中和位育之極

嚴天戒而恐懼脩省之意時切

軫民艱而賑恤矜全之恩恒沛

慈孝兼弘以奠大猷而盡倫盡物之規立隆於萬世

文武並用以綏長治而來同享之軌適訖於遐荒

德澤與雨露同其淪濡而衆志之允懷者所在塗歌而巷

舞

光明與日月同其焜耀而姦萌之懾息者靡不覩見而雲消

以此孚於有位鼓舞庶寮固將使東躬直己之風布滿於

序列朝虔夕惕之說競奮於臣鄰矣乃猶以浮虛之習日

勝翫榻之弊日滋而欲覩帝王無爲之化特進諸士於

廷俯賜

清問暢焉咨所以任人弘化之方黜浮整玩之術而遠追唐虞
之烈近邈

太祖之謨臣有以仰窺

純衷思治雖泰寧有象而不忘得人敷治之懷豐豫無虞而不
忘倡率考成之念臣雖草茅賤士然伏睹吏治民生之論
感士習風俗之詭澆帑藏行伍之虛耗姦宄災祲之薦聞
每欲一效芹曝而無繇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
有無窮之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雪
四時之職五行之吏各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歲功以成
品物以遂無或有壅閼淤底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
蕩君有無窮之治理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旅手足庶
百府承流之臣奔走之佐共致其身共事其分而後在

時撫衆度具貞無或有委瑣叢挫其間者而君始克以堪
揖受成故君而不虛心用賢倡始聯屬以作忠非所以體
天而宏默燮之功也臣而不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副托
非所以報主而懋代終之義也稽古唐虞之際君兢兢業
業不忘其咨儆余之慮以下資其臣而臣閔閔師師各體
獨憂敷治之心以共臻於理維時禹任荒度稷任樹藝益
任虞衡上之所以因材而受任者一何專也而胼胝不恤
三過不入身家不顧下之所以宣力而分猷者又何憂也
故九官岳牧之徒罔不夙夜勤勞以法嚴廊維寅之志而
庶正萬幾罔不率屬阜成以擴時雍風動之化人知巍巍
蕩蕩堯舜之治萬古莫及而不知其上下一心以成此實
效爾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以恢混一之勲營精太平以垂萬禩之業而於任人一事尤惓惓焉嘗

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洋洋

聖謨交警之思弗切於此矣嘗

諭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煌煌

懿訓屢省之旨弗廢於此矣是以當時賢智殫竭其慮文成武彞殫其能吏治民安而隳成一以遵路之盛儲盈伍實而濟消人妖天變之萌即業倖動聖平世躋熙皞非偶然矣詞或皇上注思上理躬先大政以致隆二十者已踰三紀於茲比年

來雖

深居中禁而幾務之裁決未嘗不親雖

靜攝凝神而章奏之批宣未始或輟固宜靖共爾位輻奏効忠

者遠中外而事顧相左效乃闕踈其故何也無亦避難憚

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鮮歟臣以為人君辨官任事位曰

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業已不私其有以與臣共而人

臣析圭擔爵肢體非吾有肝膽非吾有血氣非吾有豈得

自便其私以不為君用故以自為身謀之心謀國則利害

必悉終始必慎矣以自為家計之心幹國則綜理必周救

寧必密矣惟身家之念重而忠盡之念分故吏治嘗醇夫

而積薪自棄碩鼠顧其則弊在鮮廉耻而隳簞篋也儻亦

砥懸魚瘞鹿之節而奉法循理以勵之乎民生嘗裕矣而

其焚是樂鴻鴈興歌則患在苦繭絲而踈撫字也儻亦嚴
政虎賦蛇之戒而蠲煩去苛以緩之乎士習自端而趨詭
則董率者非也誠先器識而後文藝而奇表者黜躁競者
黜則詭可使正矣風俗自朴而之澆則砥柱者少也誠尚
節儉而抑浮靡而僭踰者法囂陵者法則澆可使質矣會
計之臣非乏也而帑藏日虛是在清虛之人不難以身任
怨而公私必核上下必稽庶足酌盈而濟虛乎緹騎之籍
非減也而行伍日耗是在嚴翼之人不難以身任事而老
弱必汰虛冒必清庶足震懾而起懦乎姦宄有所窺伺而
生則各敬爾身以彌之者容可已也災稔有以相感而集
則昭假無羸以消之者容可射也夫如是則自靖自獻之
忱不愧於古人而無有惰窳處錄之失以玷官常匪躬匪

懈之操可質於衾影而無有負乘覆餗之弊以委寄斯
不亦忘身忘家者所宜爾也而要之此臣之所以任事也
非君之所以任人也夫任人者而寧惟是憲憲焉聽其泄
沓觀望縮肘不事爲哉又寧惟是斤斤焉厲其威嚴法制
日事屑瑟爲哉蓋有所以握先勞之本焉而未可空支藉
也 有所以神鼓咷之機焉而非可清淨理也故欲人之無
浮夸莫若先之以實欲人之無翫惕莫若先之以勤有如
廣廈細旃之上事所必行者斷斷行之而無牽旁落事所
必已者汲汲已之而無徇因循則仰興利除害之政者方
快心損志以樂與更始而誰不以實應也清廟明堂之中
事關欽若者翼翼躬虔而無委代攝事闡裁酌者孜孜臨
蒞而無尚聲聞則仰畏天勤民之慮者方赤衷白意以競

相淬勵而誰不以勤應也蓋君不私其家而以天下爲一家故臣罔敢營其家君不私其身而通天下爲一身故臣罔敢暱其身是謂率作省成之實心與弼工釐績之

交孚共協以躋於理意我

皇上所以遠追唐虞邗隆之風未延

太祖昇平之業者端在斯乎而抑臣有

獻焉以臣之卑其仰而願忠於君也恒無窮而或苦於志意

之約結形迹之避忌以君之尊其俯而通轉於臣也恒甚

易而何靳於便宜之是假體悉之是優以今

皇上神聖廓然顯明其道若揭日月而行天鑒金石而布令以

消中睽外疑之端而又盡捐其聰明務寬其文法以開安

位行志之路彼任事之臣有不棄家急公危身體國以緩

宵旰之憂者臣弗之信也而官人必死於知人知人

於清心伏惟

陛下澄神慎德以大公好公惠之源且

疇咨晉接以純勿貳勿疑之矩則用必當若事必當功而其

之象立見於清時惟不暇逸乃能自選而端拱之化永傳

於奕世尚何有於咸五登三而綿曆數於無筭也臣愚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丁未科 曆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執天之極必使天下所由惟一
道而後天下之心惟一心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
民極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然有猷有爲
有守皇則念之矣乃不協於極不維於咎者亦受而錫之
福何歟豈王道若大路然由之則是苟羞其行皆可近天
子之光歟後世極之不遵斯有岐路有岐路斯有二心有
二心斯人務自全官不任事而國受其敝矣然則皇極可
弗行歟稽之載籍有言君臣同體豈可徒事形迹者有言
百官得其職則萬事得其序者有言中人以上苟處置得
宜與全才無異者亦與皇極之旨有發明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教萬世嘗

大元

卷

六

論廷臣曰天下若無難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鮮有不康又

論曰居官者大小不同要皆各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凡日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煌煌哉真建極錫極之謨已朕夙夜祗繹罔敢怠寧亦冀百爾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匡朕之不逮而邇者人懷疑二事多因循紀綱日隳風俗日薄職業日廢議論日繁豈自全之意多好干而邦者少歟朕甚憂之夫人皆吾人事皆吾事率作輒事非夫人之與而誰與要以各舉其職則官不易方共圖其業則心無二用譬之理家耕者織者各業其業而家道成矣治天下要不出此不然母乃錫極者猶未至歟自今欲與公

執事共矢乃心有兪嘯無猜姦有異同無旬域有好惡無偏陂有實政無虛談究使上錫福下保極以庶幾於蕩平正直之道其何脩而可爾多士尚揚唯之毋諱毋飾朕將親覽焉

唯黃仕俊

臣對臣聞帝王之建極於上而錫極於下也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能使群工相勵以成奮庸翼亮之弘功必有不自貳之心以信天下而後能使一德交孚以收雍熙沕穆之至理何也君心常易自用惟矢諸宥密之微達諸委任之顯令大小各盡其用內外各展其能而操率作省成之術以布天下之賢才於庶位是之謂公君心或多自貳惟存諸淵涓之中通諸堂陛之際令上下不聞其

袁初終不携其念而推真誠肫懇之意以據天下之衆念
於當官是之謂信公爲信運則責付人人任事而無自勞
以傷職要之體無自賢以虛職詳之司是以人與事成協
於理而明聽翼爲四海昭庶績其幾之家信爲公本則形
迹融精神聚而無以猜疑起睽隔之嫌無以拘繫繫議事
之誼是以天與澤互聯於志而上行下濟一堂隆泰交喜
超之休自古明盛之世君不自爲心而曲體人臣靖共獻
納之忠務使得罄其才力故臣亦不自爲心而仰副人君
推懷置腹之愛必期交贊於隆平當其時遐邇莫不載德
朝野爲之同風上錫其福下保其極躋海宇內於蕩平正
直之路則必由此矣歛惟

皇帝陛下

神資天縱精凝於中和位育之猷
至德性成衷涇夫仁義禮智之蘊

謹天戒以彌虔時勤儉自之思於日蓋
軫民艱而苦切廣置調賑之澤於雲敷

徽號特崇而孝思維則遠高問視之芳摹
元良懋建而身範率先永垂燕貽之懿術

寬仁博厚之德東漸西被隨在懽飲潤而含醇

英武震肅之威赫聲濯靈蓋人凜風行而雷厲允乎建其有
極錫厥兆民直使位署皆清白承休之儔間闡觀雍熙廷
衡之盛矣乃猶聖不自聖特進臣等於

廷俯賜

清問舉帝王執樞立極之道逮國家建官任事之規博稽君臣

各得之訓上朔

皇祖交警之猷而務諷其要是雖時當豐豫而恒以振綱飭紀
惕其懷運際泰寧而猶以圖治任人履其慮也仰窺
純衷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曷以加茲惟是伏處蓬蒿竊懷葵
藿敢不披瀝以對臣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天
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暢
其所為生育者敷布其所為收藏者而行生之大化揚詡
於覆幬持載之間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默運其
所為生育潛通其所為收藏者而玄默之真元日融流於
照臨震濡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體
至公而不勞其真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貳也而其神至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一日

三日之幾上勅之而積下以代之孰與孰革之故上圖之
而藉下以襲之必不至有叢挫委置之虞法天心之信以
用人則同心同體之誠有以聯之匪躬匪懈之蓋有以鼓
之而不至有釜鬲帝制之患故夫寰海歸一人之極宇宙
成平直之風人共由於一道而世合為一心豈不以是
哉粵稽諸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下民則極者聖人
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乃有能有為固在所念而
未協於極者亦可訓之以近天子之光濔明比德誠屬其
辜而不罹於咎者即可受之以歸錫極之內行羞而邦昌
義遵而彛率何極之不保亦何福之不敷乎漸遠於率遂
流於澆極之不遵而因生岐路岐之互起而因有二心心
二而始自全之意重任事之念輕國受其敬而誰司其尤

矣夫君臣不二其體豈容形迹之強分百官各得其職始
致萬事之得序若夫處置誠合其機宜且將中材可收為
全品斯於皇極之旨庶乎互發要惟托天下以公心乎天
下以信心則皇之所由建極者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一洗行禽腥土之穢肇造區夏再觀聲
名文物之隆大綱整肅四海還淳迺其

垂諭群臣立教萬世若曰君臣同體惟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曰大小盡職惟為與食稱則盡心國家豈有
廢事大哉

王言煌煌乎建極錫極之謨已故其時因大地以昭堂簾而賢
能布滿於庶職大公也交地天以聯上下而尊卑貴決於
一心大信也貽

系朝錫福之盛開億載保極之休豈無自與嗣我

皇上通續鴻業營精太平三十五年於茲夙夜祗繹為百官固
固宜就列者同心而効力服案者急公而忘私以佐敷極
之理夫何邇來人萌疑二之思事爰因循之弊紀綱未覩
其振肅風俗且入於彫瀆職業漸壞議論繁起夫非私以
自全者爰好干而邦者必與宜煩

聖問之惓惓也臣以為天下猶家然理家者耕以問奴織以問
婢各司其職而不亂亦斗粟不有寸縷不私共圖其業以
相成故能主伯兼資緩急足倚夫天下亦若此矣腹心之
臣殫誠以格股肱之佐羸志以勸誰司督率務端正物之
楷孰任糾繩必盟勿欺之節撫綏則鴻鴈恤其哀矜爾絲
易為保障捍禦則雀雉消其鳴吠鎖鑰固其防閑人有

而人副之斯官不易方共有責而共營之斯心無二用官
不易方而截然有一定之幹運心無二用而毅然効竭
之驅馳於以省浮議而著官常於以挽澆瀆而飭弛玩夫
孰非諸臣者責而總以會皇之極耳臣伏請

聖制謂欲共矢乃心求所為錫福保極以幾於蕩平正直之道
則舍公信兩言將安所效其涓埃乎蓋極者皇之所建而
敷之臣庶者也心者極之所會而握之方寸者也心隘於
私則自用不復用人而極以偏心溺於僞則自貳因以貳
人而極不一惟謹之於獨以清私僞之萌誠之於意以操
公信之意公則無不公匪直朝無私人帑無私藏恩無私
好威無私惡即幾微獨任之見且盡捐之以與天下通信
則無不信匪直及指不惑疵影不求疑事不行二令不故

以此彰信則本無自貳之心安萌僞想而神與天凝若四
時之不忒凡此群工仰承休德有不一乃心以供王事忘
家恤以襄國猷者哉不仁者遠誰非錫福之人大道同由
孰是備陂之路蕩平正直之道海寓熙然而不已之令聞
無疆之壽考我

皇上直以建極之躬安享之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草茅賤
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權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歟至於出令則
或擬之絲綸或喻之渙汗或謂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
固若是重歟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邈乎尚
已卽漢唐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致中興詔書一
下而驕將悍卒莫不用命者是豈無所操循而能亦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
明並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陳奏情僞立決薄海內外廩廩
奉功令惟謹

聖烈神謨炳耀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揚厲
其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淫之說稀聞

奉宣之吏多有亦仰憑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踈競諂誑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薰蕕莫辨公車奏牘不可勝覽蓋議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邊防上風文體諸關係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貪殘封疆之破壞縫掖之囂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如充耳蓋詔令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言四患當屏曰僞曰私曰奢曰放宋人言國家宜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績之同歟否歟傳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有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豈朕之燭斷未精而率作省成者非其道歟抑臣下

於收黨伐慮不在公偷玩習成有難遽挽歟將無所謂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司令而行誠在令外上下之間固自有潛孚默喻而不在于科條文告之末者歟爾多士挾策而來目擊時弊諸所爲省議論定權衡重令尊君必有畫矣其明著于篇朕將採焉

臣韓敬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道法也必畫然有昭垂天下之模範而後黎獻共臣會歸于蕩平正直之內而王道純必肅然有綰結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明勵翼鼓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王政舉何謂王道無偏無黨穆穆焉獨運于神明之宥密而天下無人不徃來于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秩秩焉分布于表著之天承而天下無事不經

編於大猷故曰政也道以宰政道純而政不疵政以顯道
改舉而道愈光蓋模範既足以昭垂而精神尤足以綰結
故舉天下如一人之身耳目手足亦畫然無疑於心志而
得畢效其視聽持行之用舉天下之事如一人之自爲耳
目手足亦肅然畢用於心志而罔遺於視聽持行之外故
不煩教戒約敕而羣臣百姓無爾虞我詐之風不事衡石
程書而一日萬幾無泄邇忘遠之弊自古上理之世推心
置人而不疑得人任事而不勞事之集也歲月日時無易
而明良咸念用之休人之和也宮商律呂相調而師濟奏
其凝之績用此道也此政也若夫封已而厭斲於人則其
道不廣因人而蕪墜於事則其政不張卽塵幸無失亦小
康驩虞而已豈王者一道同道之理哉洪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緝熙穆穆

深仁必世合華夷內外莫不尊親

彫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郊壇步禱匪徒撤樂減膳而粉飾乎靡文

齋閣箴銘一惟鍊性養心而豫端乎懿範

持小心而撫泰垂衣端冕靜收三十八載之昇平

靖大憝以亨屯卧鼓橐弓坐籌百萬里之勝筭

承華垂裕惟咸正罔缺以貽後人

長樂尊崇有至德妙道以順天下

建五有極以錫福則歌雍咏勺舉滂朋此德盡覲見而雲

奉三無私以承乾則文恬武烈合麟介衣冠悉天覆而地載
乃猶進臣等于

廷策以政令之積玩堂陛之隱憂爲當今蓋畫日雖固隄然
祀人漆室蓄忠悃久矣敢不悉心以對夫君臣之際天地
之交乎其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
保泰也相與畫萬世之長策相得益章倚歟休哉乃良辟
誼臣千古希邁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
德難也以旒纁而就弁紳則紆體推赤不勝煩也以青蒲
而撼紫閣則削草補牘不勝格也此一心所爲難也陽燧
見日而然陰諸見月而津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慶雲集
君臣亦然或不介而自親或暱之而愈遠此一德所爲難
也易之傳泰也曰上下交而志同泰之爲言通也后以載

成輔相爲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身之血脈不流則肘
腋營衛必有結轡之患結轡不已究且移之腹心家之情
誼不和則輿臺亞旅必有渙散之虞渙散既極究且移之
主伯夫君聖臣直卽稍隔釜鬻其害小而遠有乘隔以爲
合者其害鉅上都下哂卽微異等瑟其釁淺而遂有緣異
以爲同者其釁深何也上輕閉九重以內距而又憎羣喙
之紛紛也則勢亢而誠意不流久之而下且疑且畏將亢
者轉而孤矣下輕奏萬言以仰瀆而又玩天聽之彌高也
則情鬱而事任悉虛久之而上且厭且猜將鬱者轉而騷
矣蓋臣讀易而得聖人之微意焉彼乾上坤下若適得履
載之恒而遽名爲否乃上行下濟若互易尊卑之體而遂
謂之謙可見上下之不交皆由心德之不一惟一德故

心惟一心故一體世豈有欲奉而不交欲交而反踈兩相
疑貳而能共襄太和者哉陸贄有言爲上莫不求治爲下
莫不願忠而恒苦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情
莫不願知於下而恒苦九弊不祛也祛弊以通情各情以
圖治真君臣萬世之著鑑矣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天授仁智性成開草昧之鴻濛聯堂簾之分
誼創業伊始卽辟召濂禛諸名儒商確王霸究析與亡其
諭侍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獨運居大寶者不可以獨成人
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又曰朕日總萬幾
安能每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其

諭部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職廢臣不
任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馭否耳若君
能馭臣臣能馭吏則治否則亂蓋深燭主臣相倚之勢氣
運共造之機用能身關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餘年安
瀾磐石之治哉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負大有爲之略履重熙累洽而海嶽不驚
際豫大豐亨而佛航狎至下不改大法小廉之舊上不見
更弦易轍之勞極盛鴻休同符

聖祖卽三五之隆何以加焉迺邇邇年以來
彤庭之臨御稍稀

金華之勸講稍闕重臣久踈於造膝列署煩苦於代庖以至
臣下匿材請而鬪齒牙曠職業而工簧鼓押闔者借以伸
縱橫之術巧捷者借以快黨伐之謀煩囂有禁而枝葉日
增詔令屢頒而寢閣如故玩忽之端已露否塞之形漸成

誠有如

聖慮所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臣不能爲下逃責也臣從田間來每見條教章程有德意問問少德意薦剗舉牘有循良赤子少循良竊有概于中以爲舉其一而他可知已此豈人之敢於疑令玩令耶夫亦上下之交睽而道睽法守之未明也夫君不能離臣而爲君則官守之有缺卽主術之歉也而易可盡責之下臣不能離君而爲臣則君令之不宜卽臣職之曠也而易可專托之上夫人臣立不諱之朝處得爲之地而精誠不能達五位忠盡無以感三靈分誼謂何臣謬謂上下之間惟相信而後政事舉惟相重而後論說入乃睚眦便起戈鋌猥瑣俱充章奏使

君父視外廷之相構如兒戲之爭言則憂在國體古稱上殿有可否之爭同寅有協和之美乃朝夷暮蹶毀譽迭更子雲我龍標榜競樹使天下智略竭于雌黃名實淆於堅白則憂在國是懷顧忌則處於不言窺機穀又托於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旣虧風節人人附于鳴鳳又涉雷同則憂在言路之分事有得失事竣則氣已平言有異同言泯則意已化乃黑白混于同途何淄澠之不辨蠻觸判于一肘何犄角之不休則憂在岐路之盛其弊皆始于天地不交而憂世道者扼腕而責羣工之不肅復蒿目而虞百度之或隳可奈何哉試觀今日之事所爲脫銜委轡日馳日騁而不可收拾者不知幾千百端姑就

明門所列其爲史治耶是遽廬之一宿也其爲邊防耶是養癰

之待漬也其爲士風耶是優孟之衣冠也其爲文體耶是
宋人之楮葉也推而舉之何事非虛文則何事不可府蠹
何人不受病則何人不可發藥故臣所責於諸臣者祇願
一心任事而以靖共爲轉移以轉移爲匡救則不求遇巷
納牖之術而情自格於蒼穹臣所期於
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儷事權以賞罰儷功罪則不
求更瑟攻玉之方而令自行于流水所去君臣同心治化
乃成以此遠追堯舜之熙洽近嗣
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補者之足論焉抑臣更
有芻蕘之

獻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不息爲恒體故帝王之所
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

皇上赫赫明威昭昭仁問深居而政不旁貸恭已而化若風行
翔洽寰區多歷年所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
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此正離明而彙
震動百昌之日也伏願

超然玄覽憬然勵精復

經筵日御之規廣廈細旃與四五儒英商皇王之邳理修
禁庭晝接之例平臺煖閣與二三輔弼講文武之弘圖以不
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將氣機動盪於三極神采煥發於兩
間出自

皇上之一心而有餘矣又奚道法之不彰也哉臣愚不識忌諱
仰瀆

長曩曷勝惶悚隕越之至臣謹對

